

# 雨飘清明情悠远

□张如炎

清明时节，细雨纷纷。闭上眼睛，牧童骑牛遥指杏花村的画面浮现脑际；悠悠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乡村炊烟袅袅，空气中飘散着春草的清香。这一刻，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，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、春秋年代。

“割股奉君十九年，功成身退隐绵山。”介子推的故事流传千古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他割下自己的血肉，只为帮助重耳完成清明之志；他隐居山林，只为守护心中的那份纯粹。晋文公的一把火，烧红了绵山的天空，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清明的永恒追求。介休、旌介的地名，承载着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，诉说着一个关于清明、关于气节的故事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杜牧的诗句，道出了清明时节特有的哀思。这是一个缅怀先人的日子，人们踏青扫墓，在青烟袅袅中寄托哀思。但清明不仅仅是哀伤，它更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节气。“好风胧月清明夜，碧砌红轩刺史家。”白居易笔下的清明，又别有一番风雅韵味。

在这个特殊的时节，大自然也焕发出新的生机。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农人们遵循着古老的智慧，在田间地头播撒希望。明前茶的嫩芽在晨露中舒展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踏青的人们，在春风中放飞纸鸢，在草地上野餐嬉游，让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清明，是历史的回响，是文化的传承，更是生命的礼赞。它让我们在缅怀先人的同时，也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希望。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时节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感受时光的流转，聆听历史的回响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，找寻属于这个时代的那份“清明”。

清明的历史由来和发展变化，是一部厚重的“文化史书”。从最初的寒食节到如今的清明节，这个节日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，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设立的禁火冷食的节日。到了唐代，寒食节与清明节逐渐融合，形成了祭扫、踏青、蹴鞠、荡秋千、植树等习俗逐渐固定下来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清明节也在不断融入新的元素。现代人不仅延续了传统的祭扫习俗，还赋予了清明节更多的文化内涵。清明文化节、清明诗会等活动，让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清明节不仅是缅怀先人的日子，更成为传承文化、亲近自然的重要时刻。

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时节，让我们一同感受清明节的独特魅力，在细雨纷飞中追思先人，在春风和煦里感受生命的律动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。



# 清明水墨长

□陈斌

江南的清明，宛如一幅氤氲的水墨画，雨丝轻落，晕染出无尽的诗意与情思。细雨如丝，落在青瓦上碎成细雾，漫过石桥。柳梢染翠，蚕豆花绽满田垄，水巷深处艾草的雾气袅袅升腾。乌篷船载着竹篮与铁锹，欸乃声中，搅碎了倒映白墙的河水，摇向郊野。两千年的时光，在这江南的土地上凝成青苔，生长在墓碑与老樟树的纹理里。

寒食遗风，在檐角悠悠徘徊。老妇人用苇叶裹着冷团子，糯米中嵌着隔年的桂花糖，说是要让先人尝尝旧日的甜味。窗上新采的鼠曲草，凝着水珠，让人仿佛看见《诗经》中采蕨菜的妇人的身影。她们从先祭的阡陌走来，粗布衣襟扫过的坟茔，先于纸钱感知到了春意。

雨幕中的清明，宜在廊下静听古人吟唱。杜牧的愁绪、白居易的叹息、韦应物的酒盏，都融入了这江南的潮湿。私塾旧址墙根，顽童用炭笔描摹诗句，稚嫩墨画与斑驳碑拓交织，难辨哪个更接近永恒。祠堂前的说书人拍响醒木，将介子推与苏小小的故事，生死悲欢，都混入茶汤，被听客伴着梅子饮下。

扫墓人踩过湿漉田埂，惊起白鹭掠过油菜花海。黄表纸、三炷香，寄托着无尽思念。老翁清理祖坟边的水沟，新妇教婴儿辨认墙上姓氏。生死在这里没有森严界限，坟头的青团转眼便被麻雀啄成春泥。

异乡客的清明，满是惆怅。客栈天井里，游子对着手机中祖坟的照片斟酒，雨水打湿了手机屏幕上虚拟的蜡烛。外卖的青团，豆沙馅太甜，比不上母亲手制的艾草香。隔墙的评弹声起，让玻璃幕墙外的霓虹也染上了水乡月色。

然而，春光终究掩不住生机。少年们骑着单车冲出水镇，带着酒坛与纸鸢，在古运河边的草地上放纸鸢，惊落海棠如雨。深闺女子走出绣楼，罗裙与桃枝争艳。采茶姑娘指尖翻飞，唱着清明诗的山歌，让文人的愁思沾了露水。

书生们也有自己的清明。旧书肆阁楼里，学子借天窗光亮读《东京梦华录》，看到古人踏青记载，望着窗外电瓶车驮着花篮，不觉莞尔。老裁缝学徒在账本背面写诗，墨迹洒开如远山轮廓。

我的清明记忆，与祖母的蓝布围裙相连。她用井水浸手蒸青团，坟前也必有祖父爱吃的嫩笋。今年独自扫墓，见无名墓前的竹编小舟与彩色鹅卵石，那份未署名的祭奠格外动人，恰似江南人含蓄的怀念。

暮色染蓝石巷，纸灰如归巢燕群。桥头老妪拆解祭品，分给流浪猫狗。孩童举着风车跑过，空气中残留着檀香。翻开《陶庵梦忆》，张岱笔下的繁华与窗外的寂寥重叠。

# 诗词里的“哀与乐”

□阮君

世界，那些无人祭扫的孤坟，又添一份萧条与凄凉。清明时节，细雨纷纷，仿佛天空也在为逝去的生命而哭泣。

到了宋代，三节的界限已逐渐模糊，最终融合为今日的清明节，形成了一个既缅怀先人又踏青郊游的复合型节日。欧阳修在《采桑子》中写道：“清明上巳西湖好，满目繁华。争道谁家，绿柳朱轮走钿车。”诗中并提“清明上巳”，既印证了两节相融，又将清明节中的“乐”点出来了——西湖旁车水马龙，游人如织，一片繁华景象，与杜牧笔下的“欲断魂”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宋祁的《玉楼春·春景》中也有“东城渐觉风光好，縠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诗句，诗人笔下的清明时节风光渐好，人们泛舟湖上，绿杨红杏，春意盎然。如此意境与扫墓祭祖时的肃穆形成强烈反差，这不仅仅是物质世界的繁华，更是人们内心对生命美好的向往。除了踏青，还有插柳、蹴鞠、荡秋千、打马球等习俗，可见古人在清明节这一天多么的轻松愉悦。

扫墓与踏青，生与死，哀与乐，在清明这一天达成了微妙的平衡。范成大在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中写道：“桃杏满村春似锦，踏歌椎鼓过清明。”在这样一个原本是祭扫先祖的严肃时刻，诗中却写出“踏歌椎鼓”的热烈场景，暗合古人“哀而不伤”的哲学——在追思中孕育新生，于鼓乐间传递对生命的赞歌。黄庭坚的“贤愚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”更是深刻，无论生前是贤者还是愚人，最终都将归于尘土，这种直面生死的肃穆，让人在哀叹之余，深刻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

品读这些诗词，看古人的豁达与智慧，扫墓者与踏青者同路而行，这不仅是古人精神的映照，更是文化的传承。古人以诗词为笔，细腻描绘了清明的哀思与欢乐，千年后的我们，亦当跟随他们的脚步，在细雨中祭奠、春风里折柳，去思考生命、感悟生活。

# 忆外公

□林钊勤

菜很有讲究，他说水要浇在根部，不能淋在叶子上。“就像吃饭要吃到肚子里。”他笑着用粗糙的手拍拍我的肚子，“抹在嘴边可没用。”那爽朗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。

最难忘的是那个暴雨天，眼看菜园就要被淹，外公二话不说就冲进雨里挖沟排水。我站在屋檐下，看着外公佝偻的背影在雨幕中时隐时现。他穿着那件已经褪色的蓝色塑料雨衣，一锹一锹地挖着排水沟。回来后他发了高烧，却还惦记着菜苗。“没事。”他哑着嗓子说，“庄稼把式哪有不淋雨的。”病刚好，他又下地了，说误了农时就来不及了。

去年清明，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外公的种菜日记。那是一本已经泛黄的练习本，纸页边缘都卷了起来。上面歪歪扭扭地记录着播种、施肥的时间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今天教小孙子认韭菜，他分不清韭菜和草，急得我直跺脚。孩子还小，慢慢来。”字迹已经褪色，却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

如今站在雨中，我仿佛又看见外公弯腰劳作的背影。阳光透过云层，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入泥土。他的一生就像

他种的菜，平凡却滋养着周围的人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，教会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品质：勤劳、坚持、分享。我蹲下身，拔起一株杂草，学着外公的样子松了松土。泥土的触感让我仿佛又握住他粗糙的手掌，那种温暖，穿过岁月，依然清晰可感。

雨渐渐小了。远处的山峦被薄雾笼罩，仿佛披上了一层轻纱。我摘下一片韭菜叶，在指尖揉搓，那独特的辛香顿时弥漫开来，浸入我的心脾。这味道如此熟悉，一下子把我带回了童年。外公说得对，有些东西，时间带不走，就像这菜园里的记忆，就像清明时节的思念，年复一年，生生不息。

我收起伞，让细雨轻轻落在脸上。菜园深处，外公生前栽的那棵梨树开花了，洁白的花朵在雨中显得格外纯净。我知道，等到秋天，这棵树上会结出甜美的果实，就像外公留给我那些朴素道理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越发显得珍贵。转身离开时，我轻轻拍了拍那棵老梨树粗糙的树干，就像小时候拍外公的肩膀那样。树皮上传来的粗糙触感，让我恍惚间觉得，外公从未真正离开。

# 清明——生命的回响

□李建树

又是一年清明节即将到来，风里裹挟着潮湿的思念，云雾低垂，仿佛在为这特殊的日子默哀。窗外，雨雾如愁绪般，飘飘洒洒，将清明之日氤氲成一幅朦胧的水墨画，无端勾起心底深处关于生命与缅怀的惆怅思绪。

走进那片记忆的莹园，虽无石碑林立，却有侧柏静立，似在诉说着一个个过往的故事。每一棵柏树后，都藏着一段被岁月封存的人生，或长或短，或平凡或精彩。抚摸柏树的纹理，那是他人一生的脉络。草丛里，不知名的野花倔强地开着，星星点点，唤醒了这肃穆之地别样的灵魂。它们在风中轻轻摆动，像是在和逝去的灵魂轻声低语，述说着季节的更迭和生命的延续。

朦胧中，想起儿时，清明是与同伴一同踏青的欢乐时光。田野里，油菜花肆意绽放，金黄一片，那是大地献给春天最灿烂的礼物。我们穿梭其中，欢声笑语惊起一只蝴蝶。长辈们会在田埂边，讲述着家族先辈的故事，那些或英勇或勤劳的身影，在我们年幼的心田种下崇敬的种子。那时，清明于我们，是春光里的嬉戏，是懵懂认知里对家族传承的最初触碰。

如今，随着年岁渐长，清明更多了一份对生命无常的体悟。曾经在生命里无比重要的人，渐渐离去，化为一方矮矮的堆土。每年清明站在这里，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想起奶奶粗糙的手掌，牵着我走过村寨、山庄；想起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为我们擀最爱吃的手工面。她们的音容笑貌，在记忆里从未褪色，只是再也无法真实地触摸。我明白，生命就像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，我们在这场头，逝者在那头，中间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，唯有思念，能穿越时空，抵达她们所在的远方。

又到清明，不禁思考，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？是功名就的辉煌，还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暖相伴？那些逝去的人，用她们的一生给了我答案。奶奶一生善良朴实，虽大字不识一升，但对我的启蒙教育，对家人的慈爱，对邻里的友善，在小村庄里留下了令人称道的口碑。她用行动诠释着善良与宽容，让我懂得，生命的价值，在于那些默默付出的瞬间，在于给予他人的温暖与帮助。

清明，是缅怀逝者的日子，更是一次对生命的洗礼，对人生的反思。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，去回望过去，去缅怀亲人。细细想来，生命如同四季轮回，有荣有枯。逝去的人，是我们生命里的旧时光，虽已远去，但他们的爱与人格，如种子般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。当弯下身子上花束时，心中满是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恩，不负这是一场人生，不负那些远去却又从未离开的灵魂……

# 为您点一盏心灯

□付腾飞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清明节即将到来，空中细雨如丝，心中油然而升起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之情。

时光匆匆，母亲已经走了八年有余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坚信母亲只是换了一个维度，去到另一个空间生活。所以更努力地生活，不敢悲伤，不敢懈怠，我知道母亲一直微笑着注视着我。

母亲身上具备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良美德，善良、勤劳、能干、宽容。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母亲大字不识几个，但生性要强，年轻时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，带领妇女们抢救水库、种植烟叶、扬场打麦……巾帼不让须眉。

有了我们兄妹后，母亲更是把学习文化知识当作我们最高的使命。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让我们一群孩子起床去学校晨读，母亲则在烟熏火燎中烧起一口大铁锅。炉火映红她的脸庞，那是母亲心头升腾起的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啊！

20世纪70年代正是我国物资匮乏的时候，记忆中我总是在夕阳下饿着肚子等待田中劳动归来的母亲。尽管饥饿时困扰着我们一家人，但母亲对外村来我们公社上高中的三个大哥哥很是关爱，他们与我大哥是同班同学，母亲让他们吃住在我家，像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看待。如今想来，母亲的淳朴、善良、无私，是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。

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。母亲的言传身教，使我们兄妹从小就懂得刻苦努力，奋发图强。不负母亲期望，我们成绩优异，全部成才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哥哥成为我们村培养出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喜讯传遍方圆几十里，母亲脸上笑开了花。

母亲晚年一直和我们生活，在城市安享晚年。年近八旬还一针一线给子孙做鞋垫儿。线儿长，针儿密，绣红花，配绿叶，绣出“一帆风顺”几个大字，绣出对子孙的一片深情！家庭和睦，家教良好，子女才能健康成长，社会才能健康发展。是啊，有了母亲的陪伴，我可以一心扑到工作上，无任何后顾之忧，顺利成长为一名教师，桃李满天下。

2016年9月2日，母亲突然离世后。我毅然承担起家庭重担，照顾一家老小。远在他乡求学的侄女遇到学业上的困惑，我耐心引导，一次次视频谈心，一番番暖心开导，打开她的心结，助她顺利完成学业。平日里，我精心打理我的小菜园，把水灵灵的韭菜，脆生生的黄瓜，分享给邻居，其乐融融。

岁月流转，时节更迭。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，我要为母亲点亮一盏心灯，愿母亲安息。

# 雪路春痕

□杨称权

勒成合乎心意的长方体。

铁锹破开第一片雪壳时，山雀惊飞掠起的碎玉簌簌落在我们肩头。他总在铁刃卡顿的间隙说话，那些年轻时的雪夜送粮、冰河运炭的旧事，随着白汽从嘴角逸出，转眼凝成我睫毛上的霜花。

“五八年腊月背着你大姑去县城瞧病……”故事讲到第三折，我们在断崖边的老杏树下歇脚。爷爷摘下帽子，花白鬓角升腾的雾气竟比哈出的白烟更浓。他摸出黄铜烟锅在铁把上磕了磕，忽地笑出声：“当年你奶奶就是在这棵树下，往我棉袄里塞了三个烤洋芋。”树根处裸露的岩石上，还留着几十年前篝火熏烤的焦痕。

后来我常想，那些跌进雪地的故事，或许都被地母收了去。当我们在向阳坡

种下第七茬荞麦时，爷爷的叙述开始出现裂痕——他会在铲雪时突然沉默，把某个讲过三遍的细节重新拆解；或是望着某道车辙怔忡良久，仿佛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的脚印正在消逝。

正午的日头虚浮在天际，我们终于望见校园中央的红旗。爷爷解绳索的动作比系时迟滞许多，冻僵的手指在麻绳结上反复打滑。当最后一粒雪渣从铺盖卷掉落时，他突然往我手心塞了块硬物——是带着体温的烟荷包，粗布上歪斜的“平安”二字。荷包内层藏着片干枯的苜蓿叶，那是去年清明他扫墓时夹带的。

返程的脚印独自蜿蜒进暮色时，我忽然读懂了他讲故事时的寂寞。那些精心养在皱纹里的往事，原是需要借着送孙儿

上学的由头，才能堂堂正正地晒晒太阳。风卷起他棉袄下摆的补丁，像面褪色的旗，在雪野上渐行渐远。

风儿拂过湿润的碑面，远处有牧羊人的呼哨掠过壕堑。我轻轻拂去坟头苜蓿芽上的纸屑，忽然听见三十年前的雪，正在新生的草根下汩汩消融。老杏树的枝条探过崖壁，将淡粉的花瓣洒在爷爷曾经歇脚的石头上，恍若当年落在他肩头的雪。

樟木箱底的烟荷包依旧裹着那片苜蓿，只是叶脉间的绿意早已褪成茶色。每年开学前夜，我总要把荷包压在枕下——那些针脚里藏着春寒，竟比当年铁锹破开的雪壳更冷。而此刻壕堑上的新雪，正沿着爷爷踩出的脚印融化，在麦子地裂缝里汇成细小的溪流。

